

XIAOXIANGWENHUAXILIECONGSHU

《潇湘文化》系列丛书

孤独的守望

■ 杨金砖 著



珠海出版社

《潇湘文化》系列丛书

孤独的守望

杨金砖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潇湘文化/蔡自新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3.8

ISBN7-80689-120-X

I. 潇... II. 蔡... III. 文化史—研究—永州市

IV. K29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69134号

《潇湘文化》系列丛书

孤独的守望

主 编: 蔡自新

作 者: 杨金砖

策 划: 李一安

责任编辑: 靳 红

封面设计: 黄志刚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三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2

印 制: 湖南永州奔腾电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59.25 字数: 1700千字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7-80689-120-X/K·42

E-mail: zhcbstl@pub.xhuhai.gd.cn

定 价: 108.00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有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潇者，水清深也”（《水经注》）。潇水，发源于永州宁远九嶷山，是湖南母亲河湘江上游的第一大支流。“湘，水，出零陵阳海山，北入江”（《说文解字》）。湘水，横亘于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与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两大水系之间，是惟一能够让两者横向沟通的江河。确切地说，湘水发源于现今广西兴安县海洋山，在兴安县城的灵渠分水，七分入湘，三分入漓。湘漓分流之后，湘水自南向北奔腾，在湖南永州城区与潇水相聚，汇成泱泱潇湘大观。

天籁潇湘，玉就潇湘，文化潇湘。

由于热丰雨沛的太平洋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对地处永州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等南岭山地的不断浸淫，永州潇湘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生态环境是美的。

于是，就有了永州道县玉蟾岩啜含的距今一万二千年的人工栽培稻种和陶器。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将古人类活动史由已知的八千年在永州潇湘给予彻底改写。

也于是，就有了从舜帝南巡到娥皇女英的九嶷斑竹，斧斫刀削般诡谲的江永“女书”，鬼泣神惊的怀素狂草，脍炙人口的柳宗元《永州八记》，扑朔迷离的周敦颐《太极图说》，等等。广博丰厚的文化底蕴，将中国道德文明之源头与淡泊的山水、质朴的哲理、纯真的文学，在永州潇湘有机地融为一体。

美国学者塞繆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指出，2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多种主义互相竞争；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这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进而预言，在短时期内，现代化只会引发非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复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

我以为，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积淀，社会交流的使者，开创未来的

向导。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文化一直并永远是社会的黏合剂。在把过去告诉现在，又把现在交给未来的社会历史演绎中，潇湘文化已经提供了这类充分的印证。应该说，这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普遍规律，并不依任何个人意志而变移。一向以研究文明的冲突而著称的亨氏，在新世纪刚刚开始时就向世人提出了关于文化的警示，也许这是他在对当今世界社会演变的研究中，发现了因文化的某些缺失所产生的焦虑，但它确实也给人以振聋发聩式的深深反思。弥合文化的或缺，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沟通，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文明社会而努力，是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共同任务。

潇湘文化源远流长，又极度地开放。因为，“潇湘”作为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本来仅仅依存于永州。也正因为它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名称，永州人早已将“潇湘”这一专有地名大而化之地奉献于世。不仅湖南泛称潇湘，凡亭台楼阁、道路水泊甚至现代商品，欲寓名以美称者，人们都可以如同曹雪芹《红楼梦》赞名“潇湘馆”一样，采用“潇湘”加以命名。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廓大了潇湘文化的影响。今天，我们组织一批永州的学者撰写《潇湘文化》系列丛书，既为了延续潇湘文化的链条，也为了增广潇湘文化的传播。

看《潇湘文化》，写文化潇湘。

蔡自新

癸未年夏识于潇湘平湖畔

杨金砖诗文印象(代序)

胡宗健

杨金砖于世纪之交带着他的《寂寥的籁响》(作家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版)、《孤独的守望》(珠海出版社 2003 年版)和一系列的散文、随笔,崛起在潇湘文坛,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又令人惊愕,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诗歌、散文的创作,而且还有当代作家、评论家的理论研究,他是以多重文体出现在当下文坛的一位雍容繁富的写作者。我们惊愕,还在于他原是一位化学专业的学子,不知道他何以用化学效应将自己从原有专业分解出来又进而化合为文史方面的多面手?

杨金砖于 60 年代前期出生于江南一个僻远的农村,祖辈和父辈的血液流淌在他年青的生命身上,使得他秉性中的正直、善良和真诚得以一以贯之。80 年代伊始就来到潇湘江畔的一所高校,由学生而教师,同笔者相处近 20 年,深感于他的为人与为文,看到他在人文激情下写下的一篇篇谈诗说文思古察今的诗文,我觉得与他的心是相通相融的。这样,我与金砖日相处而甚相得,既可作为师生,又可作为挚友。正因为这样,我才体验到他诗文中一种独有的精神元素。“迷惘,我为贫穷而迷惘/上帝赐予了我与同类一样的双手/父母赋予了我与其他一样的体魄/为什么?为什么?我是这样的贫穷/而我的同类却是那样的富有……”(《心底的迷惘》)“我”以平民的朴实的笔触抒写着自古以来旷日持久的两极分化。这里的“我”显然不是诗人自身意义上的我。西方有一个关于诗的命题:“诗人就是常人。”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也说过:“你可以不是诗人;但你必须

成为公民！”这里的“公民”当然不是政治意识上的“公民”，而是人文精神意义上的“公民”，即怀有“众生平等”情怀的人。这是成为诗人的前提条件。联想到当下某些诗人躲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写自己的梦魇，甚至在乱交和吸毒中生发诗歌的灵感，喧哗着“超验”的梦呓，展览着私人器官的碎片，自然代表不了起码的公民意识，而只能是对现实的一种麻木与逃避的本能渲泄。

金砖的诗，与悬浮式的吟哦和醉酒式的呕吐无缘，他最宝贵的品质乃是热心于农民工及普通老百姓的底层体验。“妻子的衣裳已陈旧发黄/孩子的学费在年年高涨/家里的水田仅有一亩半/风调雨顺衣食也感困难/更何况连年自然与人为的灾荒……”（《氓之歌》）作为乡土文化的赤诚之子，诗人满怀着重在祭坛前供奉般的心灵，守护着这片永远是情感绿洲的黑色熟土地。虽然他身在异乡，也时时忘不了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家乡父老乡亲命运的思念：“在这梧桐落叶的季节/在这月光如水的寒夜/身在异乡的游子/才发觉心底里对故土的眷恋/是这般缠绵而苦涩”。“匆匆旅途/游荡多年/生活之舟愈漂愈远/频频回顾的仍是梦里的那片苍天”（《游子的思念》）。写作这诗的时候，作者已是学报的副研究员和负责人了，而其心却仍与家乡老百姓连在一块，可见他禀有诗歌写作的神圣感，甚至赋予了诗歌类似宗教的性质。

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到，作者诗歌写作的神圣禀赋，使他从乡村日常生活中摄取了大量的平凡细节入诗，让我们听到了诗歌与平民生活发生的磨擦声。而在另外一些诗里，他却用了一种抽象的书写方式，以隐喻的手法架起了诗的形而上的形式。但由于仍然执着于一种博大的胸怀，也由于良好的语感、想象力和控制能力，不但未能使诗飘逸了对存在的真实把握，反而让人感受到诗情难载的灼人的魅力。请读《秋后》一首：

自离开那残荷之秋
我忽然悟醒
该荷的时节
已悄然遁于昨日的梦境

悠悠而来的
再也不是那采莲的纤手
和那映日荷花的裙红

从此望穿秋水的我
独自唱着那支古老的船歌
苦涩的泪
伴我远去的行舟
不忍回头……

默默惦记于心的
不在于秋后是不是隆冬
而是江南的那棵红豆
在季节的风里
总如一尾不愿离去的鱼
在眸子里生出无尽的乡愁

秋天是殷实的，秋天是成熟的，秋天是丰硕的。亿万农民乃至所有的人无不对秋天充满着希望。然而，诗人以“采莲的纤手”、“映日荷花的裙红”和江南的“红豆”等意象，写出了秋天的贫乏、困窘、缺失和失望。“纤手”和“裙红”的意象为“因”，“红豆”的意象为“果”。正因为“纤手”和“裙红”的缺席，相思的“红豆”也失去了相思的去处。由此我们感到浅薄的乐观主义已经在我们面前消遁。乐观主义的结束，悲观思想的盛行，在西方从18世纪就开始了。18世纪中期，卢梭认定艺术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益处远不如它所带来的损失。后来尼采与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非理性给人带来快乐”，也倍觉失望。而海德格尔、加缪、萨特、柏格森的词典里，则只给我们留下诸如“荒谬”、“地狱”、“焦虑”、“痛苦”一类的修饰词或名词。在中国，庄子尝谓“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说的是忧虑、痛苦永伴人的一生。老子倍觉人类在摆脱野蛮蒙昧状态，跨进文明的门槛的同时，也就无可避免地遭受到来自自身的潜在的灾难。人们何以如此悲观？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回答说,因为他是成年人,意识成熟的缘故。故他高呼:“婴儿乃成人之父”(长诗《不朽的征兆》(1860年)开头题诗)。金砖是成年人,他不仅为不期而预的自然灾害而忧虑,也一定为人为的灾害而担忧。胡风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所描绘的情况不会发生呢?他说那些农民“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恳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这当然不是什么不实之词。在生活中,既然到处可见谋私、小白条、乱收费以及欺诈、剋扣、假冒和花样翻新的抢劫……又何以能保证那“采莲的纤手”和“映日荷花的裙红”所织就的诗韵不遭遇到夭折?因此,金砖在这首诗里反映了一种深层的家园意识,该是那些唉声叹气的人类摆脱现实困境的一种诉求。

诗意如此,文意亦然。

金砖在1997年1月14日《梧州日报》一篇论诗的短文《诗之杂想》中说:“诗蕴藏着的一种自然的壮美,一种至善的绝唱。……可是,近几十年来,诗却如西沉的太阳,日渐消沉在人们的生活之中。住在固如善筌般的高楼中的我们,一心觅寻的只是自身物质上的飘逸,而很少有人再去为别人的茅屋为秋风所破而惊恐,不再有‘云帆直挂济苍生’的救世情怀。从而,诗便成了当今社会最为瘪足的一种文学样式。”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个关于诗的命题:诗人就是常人。或者说,诗人首先应该是公民。诗人当然要去掉革命年代那种一味“开启明智”的神气,因为诗人也是一个平凡的生命,一个公民,一个常人,唯其此,他才与普通老百姓同呼吸。但是,在诗的书写状态中,常人又是诗人——在这样的顷刻,他可以洗掉自己作为常人的俗气和累赘,实现个人情感和艺术情感的升华,从而稍稍超出常人以吟咏常人,而不是站在高山之巅,呐喊一声,云集者众,以救人民于苦难的圣贤。

这才是诗人与常人与公民的恰切的距离。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距离”,它关乎着诗的生命。20年之前,朦胧诗出现遭到的非难,也是集中在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这一点上。当

年的所谓抒人民之情的经典理论,在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有没有留下什么惨痛的教训呢?评论家孙绍振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总结:“关键不在要不要抒人民之情,而是人民这个概念被异化了。”(孙绍振《历史的选择》,发于98年12月3日《文汇报》)他说的是,人民与诗人的自我人为地分裂了。所谓抒人民之情是与某种流行的政策、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符合某种政治需求的,就叫抒人民之情;不符合的,就是脱离人民的情感。在这种理论统治下,多少诗人,不敢相信自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相反倒要相信空洞、甚至自欺欺人的概念。诗人的成功之道不是无限地贴近作为常人的自我,而是远离普通百姓之心的自我。于是,把抒人民之情和忠实地自我表现绝对地对立起来,这就是长期以来,诗坛上充斥着假大空诗、口号诗、吹牛诗的原因。在那时,虚假成为当代中国诗的一大顽症。多少虚假的诗歌仅仅由于符合了一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和极左政治运动的需要,就被赞扬为表现了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短命的政治运动为实践所证伪了以后,那些被当作经典加以鼓吹的作品,就暴露出它不但麻醉了人民而且麻醉了自我,当然也麻醉了艺术。如果历数这些诗坛垃圾的作者的话,可以把一些诗坛泰斗的名字都能包括进去。那许许多多号称抒人民之情的作品,不论是反右时期,大跃进时期的,还是十年浩劫时期的,其特点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而思想情感恰是反对人民的,反对常人的。

金砖的诗,恰恰是常人的诗,而在抒写常人的心声时,又以活生生的个体和活生生的自我作为铺垫,即不以人民作为抽象的概念剥夺诗人对自己的感觉、知觉、意志、情绪、判断的权力和信念,这样,他所抒写的人民,也就是有如他家乡黑土地那样真实的人民了。对此,作者自己也有颇为准确的心灵独白。例如他在散文《人道与人性》一文中说:“当我们睁开双眼,用良知的目光审视周遭那些痛心的事件时,蓦然惊异地发现现实的人性与人道却常常被弄得支离破碎。”(1999年4月15日《永州日报》)在《人民的遐想》的杂文里,他说得更为明朗:“‘人民’一词,从辞书看,似乎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含。”所说的是,一个对人民真正负责的国家政体,“人民”的概念是不能任意为己所用而肆意歪

曲的；反之，则把“人民”作为一个旗号，达到其反人民的目的。那么，怎样来判断这个概念的真假呢？文章接着说：“‘民’实际上是相对于‘君’而言的一个词，千百年来，向为中国的官道所看重。在儒学里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一再告诫历代君王，切不可以城池之险，兵革之利而专横跋扈，从而在正统儒家中，常有君轻民重’的训条。——其实，我们翻读历史，在专权的社会里，‘君轻民重’永远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1999年4月9日《杂文报》）“人民”一词是否是骗人的幌子，试金石即在于不在言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于是作者历数五千年来的历史，从“苛政猛于虎”的哀叹，到“赋税毒于蛇”的哭诉；从集权社会里民主被集中所扼杀，人权被王权所异化，到自由被廷杖所规范；从斯大林式的英明，到希特勒式的疯狂，“人民”和“民心”的神圣性皆被弃之于路旁了。

人民概念的神圣性，事实上成了政治的宣传的神圣性，正是这种神圣的政治话语给予了它转化敌人与人民的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定律：以人民集体的名义，取消了人民中每一个成员的自我感觉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权力；人民的名义越是崇高，人民中的每一个分子越是处于任意被宰割的卑微地位，七月诗人、右派诗人都曾在诗歌中歌颂过人民的崇高，却从来没有歌颂过个人的崇高。但是他们还是成了这个崇高的人民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因此，只有用常人的良心来感觉世界和生活的权力，那“人民”的概念才不致于被异化。而“人民”概念之所以被异化，还是借用金砖的一段话予以总结吧：

“……欲望的膨胀和权力的飞升让人失去了正常的理性，失去了常识性的思维。因此，在这些被权欲所异化的万万人之上的皇帝的眼里，常人的悖论也就变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引自《杂文报》1997年9月26日《公理与悖论》）

目 录

杨金砖诗文印象(代序)·····	胡宗健(1)
------------------	----------

第一辑 蒹葭苍苍

世纪末的反思·····	(3)
白云深处·····	(12)
日暮乡关·····	(14)
重返校园·····	(16)
诗之杂想·····	(19)
荡远的情怀·····	(21)
别梦依稀·····	(23)
隆冬的思念·····	(25)
历史的血腥·····	(27)
不该凋零的凋零·····	(29)
塞外的遐想·····	(34)
千年幽梦·····	(36)
秋夜如蝉·····	(38)
巴东札记·····	(40)
又是中秋·····	(61)

第二辑 呦呦鹿鸣

“革命”的泛化·····	(65)
“人民”的遐想·····	(68)
公理与悖论·····	(71)
《买椟还珠》新说·····	(75)
读报杂感·····	(78)

困惑的思绪·····	(81)
“官”之杂说·····	(84)
人道与人性·····	(87)
“对策”种种·····	(90)
“国家”与“匹夫”·····	(92)
人格的滑落·····	(94)
合理与合法·····	(97)
“良心”与“主义”·····	(100)
官风与民谣·····	(104)
世态的劣变·····	(107)
“万能溶剂”与权威效应·····	(109)

第三辑 秉烛夜读

自然的宁静与故土的芬芳	
——读蒋三立先生的《永恒的春天》·····	(113)
遥远的回声与生命的旅程	
——读黄爱平先生的《边缘之水》·····	(119)
通向心灵的歌	
——评冯明德的散文诗集《一种过程》·····	(127)
挥不去的惆怅	
——读秦小珊的《流泪的红玫瑰》·····	(132)
精神的守望与诗心的颤动	
——评文紫湘先生的《忽远忽近》·····	(137)
月冷西窗烛尽时	
——从《二十四番花信》看靳欣的婉约情结	
·····	(145)
清纯质朴自成文章	
——关于伍锡学《田畴草》读后的随感·····	(152)
泥土芳香拂晓面来	
——关于伍锡学《南国草》的艺术特质·····	(156)
涓涓清流向大海	
——《浯溪诗词》读后琐谈·····	(165)

基于灵魂深处的写作

——关于李长廷先生的小说印象……………(168)

大漠深处的故事

——关于甘建华的《西部之西》……………(176)

一部描写潇湘大地的热歌

——读易生根先生的《潇湘夜雨》……………(185)

胡宗健先生的当代小说评论刍论……………(193)

现实的鞭笞与时代的讥讽

——读唐曾孝先生的《陪酒王》……………(201)

趣与情的双向聚焦

——读唐也的《飞翔的太阳》……………(209)

从《阿甘正传》到《阿Q正传》的文化联想……………(219)

读《生命雨季》……………(224)

心灵之旅的艰辛

——读朱海清同学的《天山·雪莲·我的梦》
……………(227)

关于曹国英的散文印象……………(229)

颤动的文学梦

——读唐飞虎同学的《横刀集》……………(231)

世途非所任

——对柳宗元《行路难》的解读……………(234)

解读《法华寺西亭夜饮》

——从柳宗元的苦闷心态中看其豪放情怀……………(241)

关于永州“柳学”研究状况的回顾……………(245)

第四辑 如是我想

宗教与文化……………(257)

文学的“俗”与“雅”……………(266)

素质教育的质疑……………(269)

附录一：杨金砖主要著作目录……………(282)

附录二：关于《寂寥的颤响》一书的部分评介……………(283)

后 记……………(285)

第一辑：蒹葭苍苍

荒芜的阡陌小径
总将浮躁的心引向宁静
清冽的山泉
濯洗石上的尘埃

池中的荷，婷婷玉立
摇曳于月下的风中
观荷的老者，一指入水
却无法触及池底的精灵
于是，只好提起那支久已废弃的秃笔
作原始之初的图说

我惊奇于这自然的造化
“荷莲”与“太极”
仿若一道长虹，映现在远古的天空
响彻云霄的春雷
再一次直通灵均的《天问》
让我们冥思这广宇的沉奥

（《月岩》）

世纪末的反思

时间本如江河之水,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唯有永不停息地流动。可性情之中的人,总爱将它分成些许段来,赋予它些特殊的意义。从而也就有了世纪之交的畅想,多了寰寰尘世的喧嚣,多了迷惘人生的哀叹。

一些时代的狂儿,急不可耐地站在幻影般的潮头,高举着民族的大旗,一路奏着凯歌,向世人不无傲视地说:“我们的世纪到了,也唯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拯救现代文明的苦难世界。”西方的现代文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能自圆的悖论之中,人的超前享受而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已让平静的自然出现了千疮百孔的伤痕。许多物种在面临灭绝,我们的世界在一天天恶化。因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保护自然的畅想。可抬望眼,那些革命中的国家,无不仍在杯盘狼藉的环境中寻找那份剩下的残羹。

当世界的喧嚣渐平,天空日趋澄澈的时候,而我们仍旧在雾雨迷朦的前进路上大唱阿Q式的赞歌,洋洋得意于杀鸡取卵中的快感。

1998年中国南部长江流域和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水灾,据资料表明,直接损失达2000亿元,而接下来的是江南旱情持续时间又达6个月之久;1999年江南水患未减,而黄河长期断流致使山东一带饮水困难;2000年这个千禧之年,似乎也不是那么平静,福建一带山洪肆虐,而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旱情依旧严重。这连续不断地水涝与干旱,不能不让我们重新考虑这些年来我们的“革命”之举。

秦皇北修长城,是一个悲哀的举措。充分表现了嬴政“皇帝”那